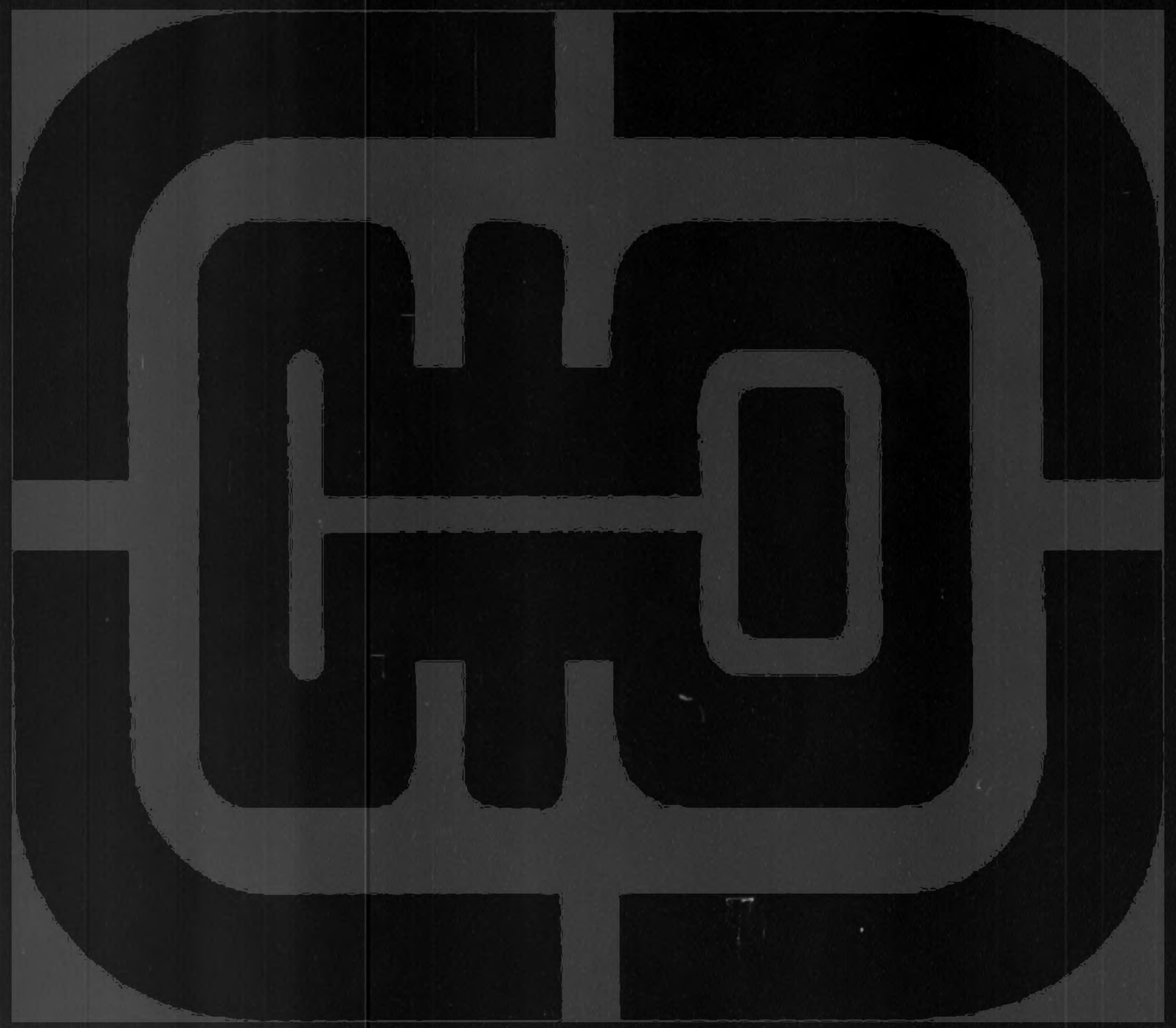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橒校刊

名對

聖祖時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宮人不得近蓋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煖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

成祖寶訓云　上親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永樂以後蓋莫不然　殿閣詞林記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吏部尚書王公翺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遂菴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缺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英廟以爲得人召問王公如何王以爲不可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爾以爲不好何也王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襍處豈不笑我國乏人　英廟

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　祖宗時
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徐溥云弘治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閣下言
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三公倉皇
至殿叩首　上曰近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旁
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
以片紙數幅與李謝每一疏　上必曰與先生
輩議溥等擬批答　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
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滯溥等懼不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看詳
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　裕陵名見
上稍不說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亦閒盍
南陽等後四十年　茂陵及　泰陵初歲不過
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　上天資明
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　上意又自
軼也

劉健云　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名見輔臣宜興去名健及李謝二公至文華殿平臺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　睿皇后陵寢殿禮進退五府四營公疾伯災異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才敏達謝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謀劉斷謝尤侃侃

孝皇一日名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與內閣近臣講議必求其當而行之久自太平　上曰內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太襍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姓名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太監陳寬相會詢之寬亦不知既而曰劉先生曾說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先生疑　上聽之不眞重舉其人言之　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

宇之姦惡　聖明已知之矣正德初宇果大壞
薦人之難如此一日上又名劉戴二公議論
人物大夏言某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
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作威福好虛
名無誠心爲國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
遊秦王內苑厮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戶部
侍郎令他參贊北征官軍惟以參奏總兵官爲
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
這等何以稱爲人物大夏等叩頭不敢復言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名內閣部院大臣於
文華殿或寶座後平臺問咨訪時事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
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司制誥倪公岳戴公珊
楊公守隨皆名自南都岳爲吏部尚書珊爲右
都御史守隨爲大理寺卿時戶部周公經禮部
傅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

鐸既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
史公琳張公敷華侍郎王公鏊相繼代任一時
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
殆盡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
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當罷行者卿
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曰先
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
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
前代斜封墨敕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
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也不
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今言

弘治十八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劉李謝四
公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橫
被寵賚閣疏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廣武岡知

州劉遜爲岷府所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下詔獄者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上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福總兵越二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總兵代鏞等而以溥同英國公張懋管團營益五軍神機三千所謂三大營六提督也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此名總兵官

講讀

太祖名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卽命撤圖唐之正色立朝如此（雙槐歲抄）

李希顏性行峻茂貫酣羣籍　高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爲諸王子師令分建十王者是已

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

帝撫而怒　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

爾子顧怒之邪　帝威用霽

仁廟在東宮一日傳　上命台吏部翰林院官

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

東宮特名蹇義楊士奇問之對曰臣兩人共舉

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　東宮曰往昔吾

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

王奇對曰雖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

神不衰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對

曰已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

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

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

奇言宜免賀朕從之儀智可用遂令日侍　太

孫講讀益　文廟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

不忘如此

文皇帝特簡王讓侍　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張由陳瑛以順　旨被寵戴綸林長懋則强諫不少詭隨惟讓謙卑自牧簡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　皇太孫斂容聽之益加禮重

宣宗嘗召王英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有重名今汝當講經史陳道義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專其美賜內醞及鈔千緡命入內閣

景泰中選內侍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

講論倪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
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中允兼侍講又問幾
品曰皆正六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
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　上訝之二人對　君
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　上
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
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楊守陳於經筵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無爲而
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
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名閹樂之禍有高居無
爲惟嬖寵艷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
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悖信明義無一不盡
其道皆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
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王鏊講文王不敢盤於

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名所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

張學士元楨南昌人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益張短小不及四尺貌寢而聲音朗徹聞者竦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能屬文稱爲奇童嘗請　上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以圖本進　上覽而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賚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及白金寶鈿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爲常讀畢賜宴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屢賜桃杏郁李蓮房笋上黃封鮮筍青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賜或題上林苑監進乾清宮八字或題上林苑

海子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馬死局進乾清宮
茶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
詩有曰黃封進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死香七
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　上顧中官賜講官冠
帶靴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副金帶
一及烏紗帽皂靴面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
苦共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有詩記之
日上眾恩曉色深湛恩稠疊　駕親臨對衣紅
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官履
漸慙華髮點朝簪經生啓沃尋常事消得　君
王念苦辛

孝宗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
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
辯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
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問
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

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歷代小史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脩撰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舉服已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寓宜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是謫延平同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潤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其人矣今上言

寵遇

高帝建國初遣使者攀觀以東帛名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

賢館處之

高帝欲俾宋濂叅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在朝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也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名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官進天厨奇珍内官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跽奏曰臣年邁恐不勝杯酌或愆

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
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嚼一觴濂
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
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
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罔不敢重有所潰勉
强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變赬頓覺精神
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
朕亦爲卿賦醉歌二章　奉御棒黃綾案進　上揮
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
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
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罄
透浮瓊掌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
步驟蹌蹌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
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字不
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朱
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

惟見朕寵愛卿亦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也濂叩首以謝　上更勑侍臣應　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賁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濂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取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

濂奏事久稱倦　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盛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歌復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

白金錦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
來朝後子璲被誅乃諱迹焉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
房也
洪武十二年 太祖名四輔官吳源杜敬趙民
望李祐遊東苑命聯句作柏梁體一章云踞盤
龍虎肇豪英太祖五色卿雲炫月明臣敬王氣瑩然
聖景象臣源民風樂爾見昇平臣敬山河百二金陵
最臣民望宇宙千秋帝業成臣祐暗憶六朝興替事
太祖禎祥未盡又加禎臣敬詳觀諸臣之作雖遠不
及 聖制之盡善盡美然君臣之間情禮藹然
與明良喜起之歌同一揆也
狀元任亨泰 聖祖寵遇特隆命有司建狀元
坊以旌之 聖旨建坊自此始亨泰襄陽人爲
修撰每名建議即 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
尋與黃子澄竝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而

擢禮部尚書

洪武年擇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其中張唯等凡十有七人寔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賛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　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

建文君即位眷念舊學屢問董倫左右多言倫可用名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孺入內閣侍經筵是年秋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几玉鳩杖各一以賜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於丹墀內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爲第一王涯爲第二餘賞賚有差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克五開衛軍
戍祖一日問文靖公曰聞汝有弟今安在其才
何如文靖叩首言臣弟進見克軍五開衛其學
與臣相似 上即命取回試天馬歌并經義二
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
至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
二人汝嘉遂入翰林爲五經博士陞侍講卒
崑山夏太卿年少登科丰姿甚美一日與中書

甘餘人在文淵閣寫某書 戍祖見其字甚愛
之語諸人曰今後俱效此小中書寫因問姓名
以其名祕移日於永字之上令人遂皆從此體
寓圃襍記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 成祖喜甚命禮部與
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
齊名稱三王後有忌之者出爲刑部主事人皆
惜之平生詩文甚多不能俯仰於人故終不顯

云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　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上亦憚之

楊榮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之密與榮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俾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

仁宗皇帝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坐楊文敏姓名識　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侍講王璡每休沐會公與語退謂人曰公志在　朝廷不少間於燕私之時眞可謂爲社稷臣也　年譜

仁廟於宮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

梁潛蔣御醫用文等皆倣詩文寶翰之賜甚多
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肖一通永樂十六年三
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賜詩一首永
樂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憫問古詩各
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一首錄之
令肖書詩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文禮賢之盛
德云其文曰令肖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
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
句八首十二句八首八句八首明日早要進來
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安不乃冬寒善加湯藥順
時將息肖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占先
生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
爲構文請益好古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
廣琢磨今晨覽卿復辭爲余所改之詩甚是丰采清
雅眞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
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事乎然優待之

心豈忘朝夕也但卿今年邁恐余爲學有日似
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而諫順顏者比有之
故特相爲覿縷者爲卿才德直謇趣卿康健篤
於其事卿無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
甚一日母犯鱗觸諱之慮若余成學報荅之禮
豈得忘之春煖猶寒當善爲湯藥順時將息以
慰余懷言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冬
至賜贊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耆念

彼筋力倦趣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
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届初復況此
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願　皇太子特
以牲醴之奠致祭於故贊善徐好古之靈曰卿
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余文學匡余政治
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鐘應候天道伊周
顧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
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於靈筵卿其不寐

庶克享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諭祭於故贊
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善述曰卿昔從朕於儲
宮有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茲惟仲春秋特
致常奠用伸懷舊之情尚其饗之　水東日記
仁宗爲皇太子命蹇義兼詹事時師傅皆勳臣
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
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義亦委曲周
悉　皇太子尤愛重義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
陞資政大夫
蹇忠定賜第大明門內　上累命中人進式皆
不稱　上親畫圖命工戒十日落成公官冢宰
者三十年取人先純朴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
士風吏治龐厚可觀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
者公庶幾矣
郭璡代蹇忠定爲吏部尚書　上謂曰卿爲朕
擇才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

官不乏人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録是也愼留意公秉衡十四年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内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羲獻書以黄文簡公淮領之一日　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者一同習書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跪階下臨楊頗逼眞因問卿寔持所書來否公因出諸袖中乃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中之後也　上素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同習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俱從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云

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二十冊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失去八冊後　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

書事　宣廟令內侍爲補之踰數日得賜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於完眞殊遇也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誅之三楊申救得免　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叩首感泣人擬蘇軾奇才之對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賜已所賜已充庭矣

宣宗御製詩一章賜榮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公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盡醉而罷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大臣命婦朝賀　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

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翼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徵明云文貞薨時夫人猶在且不聞有封婢之說或他日以導推恩容或有之按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即此婢也　朝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錄內安得云無衡山一時未之考耳

王翺被賞賚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決每召見便殿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

張益故廬被災手疏於　朝稱老母守志孤臣違養弱弟相依以供朝夕而不戒於火以燬先人之遺以傷母氏之心皆臣不孝所致願賜休

終養奏聞　英廟惻然諭工部查官房賜之得
故太僕少卿鄧浩房若于間在聚寶門鎮淮橋
東遂降　勑給與
正統巳巳　大駕北狩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
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義公
穀時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天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　上方小帽短衣
聞先生奏事爲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黯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
尚書致仕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康強無恙蒼
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名堂曰壽豈自爲之記
年八十九薨益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
十年爲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
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
壽如公世之一人而已
天順庚辰年四月初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

名王翺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
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
和平足以養性情襄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
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
由此不輟亦可精因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
風之詞以解民慍幸甚　上起入賜箱鶴頂博
帶一條皆親舉授五人者叩頭而出

劉翊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　憲廟雅重之呼
爲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
翊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任左
都御史時有大政事　上每召二公面議弘治
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
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
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

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

延休堂漫錄

每朝罷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講論移時諸僚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

一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問　上所言嘗有朝士或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　至尊羨蓋紀實也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二十餘年有奇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其家　賜羔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爲中書舍人加太師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爲尚寶司丞　傳

毛澄弘治甲子爲諭德侍　皇太子於東宮克講讀官敷奏明暢　孝宗聞之甚喜徹御前中秋宴以賜之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

及　孝宗尤嗜之官其孫世隆爲中書舍人歷

代小史

武宗自南都還　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達夜暢飲製數詩刻於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柩邀番僧善呪者懺之

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之入見設祼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辯別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

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升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圜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翰林儒臣梁寅等分爲之

陶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祀地祇於方丘以嶽鎮海瀆從祀宗廟則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社稷宜祭以仲春仲秋上戊日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亾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上是之復奏議冕服之制凡國家

制度禮文多安所擬　上嘗製對賜安曰國朝
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陶凱以翰林應奉陞禮部尚書請建奉先殿乾
清宮左　上曰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
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凱與蒙城崔亮相
可否亮亦善論奏一切禮儀皆其所定製燕饗
九奏樂章克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元時涯
詞艷曲悉屏去之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
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
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
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縱然同日免賀
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
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
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
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奘丹行之爲中

國羞後有自斃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令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節鈒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胡文穆公力以爲不可　上雖黜訥言而觀望者猶不已

公因撰郤封禪頌以上自後遂無更言者　楊士奇撰碑

景泰元年八月　太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方議奉迎禮衆涉疑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已而　朝廷以遂榮非分下錦衣獄會　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韙之而遂榮亦釋

詔集議祧廟禮部侍郎倪岳請祧　懿祖而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楊守陳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

祖卽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
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
比商報乙周亞圍非契稷比議者徒議大儒嘗
有取於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
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
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
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

弁祧　德懿僖三祖自　仁宗以下爲七廟異
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
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
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竟不能從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
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
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倪岳力辯此說固
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

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
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僖懿仁三
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爲周之文武百
世不遷今　憲宗新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
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
倪文毅公岳爲禮部尚書值遣祭金闕眞人奏
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但
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爲令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　祖陵松栢　上遣禮侍
王公犖往鳳陽祭告公陛辭俯伏三叩頭　上
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歎其
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總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初往迎　世宗皇帝入繼大統毛澄與使焉既
得命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

見者公曰今遂如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勸
進辭讓之禮行乎廢乎　上聞而是之賜綵段
十表裏曰金千兩下及僕從皆有賚
世廟成　章聖皇太后欲行廟見之禮議禮者
引唐開元初婚廟見儀欲　太后中宮追謁
太廟次　世廟以爲禮劉龍以爲　祖宗家
法遠　近漢唐百餘年來無　母后入廟之禮會
典所載奉先殿蓋爲內庭告謁而設今觀德殿
既準奉先殿則　世廟不當入矣　陛下盛德
中興比隆堯舜成憲所在豈容變更　上曰
聖母有命朕不敢違其令禮官再議公復執奏
言婦人無遂事三從之義春秋不廢　陛下以
守　祖宗之家法爲孝不宜順　聖母之心臣
昧死不敢奉詔　上震怒久之竟曲從其議
莊敬皇太子冠徐公階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
疾薨公當議喪禮以　上及百官皆爲朞之服

百官仍詣門哭　上不懌謂　天子絕朞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臣讀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公曰不然絕朞者　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　上使中涓詷而是之令宮中仍皆服衰　天子方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其尊爲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物如　王者非當陳公寢持不可曰　陛下尊孔子先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即尊之闕里制當益亾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　聖意宜寘罰　上報如公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邊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　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懾讋亾異同者徐階

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辯疏上報聞孚敬
坐朝堂名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　高
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遁
曰　高帝少時作耳安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
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
力據　高帝少作孚敬頰盡赤曰爾謂塑像應
古禮不階曰塑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
毀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
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
乎且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
乎哉即何以處之孚敬語塞
脩撰姚淶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
以爲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
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
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
太祖神謀睿斷必有所見故載在祀典百餘年

於茲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　上竟從部議其後以歲有邊患而主事傅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

嘉靖時楊文襄再入內閣　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公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穴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陞爲　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世廟成　章獻皇太后欲謁廟公奏以爲今制無母后謁廟之文　累朝亦無其事遂止　行略

薦舉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至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曰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慚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

乃以昉應　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

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有手摺子書知府以上姓名懷之袖中暇卽展閱嘗聞宋呂申公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與公政同

陸儼山外集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蘇之一郡葢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

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窑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令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强禦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魯置之於法略不少貸文敏知卽薦爲僉都御史

河東薛文清公瑄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內外憲臣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著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淵言於　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俾徇其情聽之

去也於是　詔留復職尋陞南大理卿未幾果
入内閣顧公在都察院清剛有重望爲先朝名
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
也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
私謁之久不名對衆爲公危及瑜當擬肯到任
同事者謂宜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
侍郎則自慊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
肯乃復名對加舊瑣綴錄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愼汲汲
以人才爲慮嘗曰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
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
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
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
得必書於冊而一參之與論薦於天官卿用之
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

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良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多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吳寬撰傳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旰眙何公錢塘俱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宜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竝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神道碑

楊一清於時政最稱爲通練而性濶大不甚飾

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
登薦以是桃李徧天下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熈洽
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
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
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
方石爲兩京祭酒百僚師師與可謂朝無倖位
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
容誠有所謂若已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
武宗初謙齋去位中更逆豎亂政其所以鎮壓
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之舊臣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
徵明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
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爲主張
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徵仲了此一事

庶不爲徒行矣

霍韜自以進賢爲己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讎推陞霍賜奏錄梁次挹俱內舉之人也薦豐熙楊愼徐文壁唐樞等皆大禮大獄得罪陸粲則攻擊公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疏薦王守仁平田州思恩八寨軍功及薦王瓊之政事優長王九思康海李夢陽之文章古雅其推賢讓能有如此

嘉靖末徐文貞公在政府時典銓爲嚴文靖公並加意人才故鄖署如李公世達陸公光祖曾公同亨余公敬中一時承其意掞揚殆盡偶諸郎燕飲當舉令余公曰今日之會不必投瓊射覆但各舉林居名士一二人不當以大臣浮之余即舉關內傅應詔山東崔孔昕衆謂得人傅方以郡守終養崔以推官註誤久居里中因同白徐公徐曰吾聞此兩人久矣遂起用之

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臣等已將存留官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然猶懼雜流冗職尚有遺良也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夫朝廷懸爵以勵臣工即待之以優猶有自處於薄者若夫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懈於作興之無由則其苟且隨墮無足責而乃有卓然志向克自樹立非豪傑不能也夫非常之士　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使如王典宗者臣今亦欲稍倣此意將考薦曚然無疵歷歷可證者間請超擢一二不爲常例如此則　皇上之斥幽也覲典之外又施於不測而人人既懷兢業之心其陟明也循資之外又加於非常而在在咸奮廉勤之志於清時盛治裨益不小從之

玉堂叢語卷之四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橒梓

獻替

章公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以兵從海道北征公執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奏曰兵已入閩俾還州

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　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乃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初以葉琛爲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爲太史令值熒惑守心群臣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基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誌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

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胡文穆母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黨與枝附扳坐誣害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行狀

楊文定爲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賢溥封曰此世豈無釋之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

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爲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之 古穰樸錄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建言請封禪羣臣亦多上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惟學士胡廣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郎封禪頌奏之

謝璉嘗舉政要一十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覆萬餘言皆裨實用

英宗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

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
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
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　陛下者
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
上竦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
凡四千人悉褫職
李公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禽獸夷
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
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禽獸者今獅象韃官
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
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
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
寡此豈幸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
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
自　宸衷爲萬世計　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

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
之患益公笠仕卽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
而已已之變歲內韃官羣起扇亂以應虜公言
始驗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疏曰傳言
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
不便於民者十事　上皆從之卽　詔天下賢
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磁器清錦衣衛囚止各

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遺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
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
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
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聖明亦不以
爲忤也

天順二年郊禮成上　太后徽號因褒崇外家
以元舅會昌侯總營兵其弟復乞陞　上曰足

矣復希恩澤　太后必見怒李文達賢曰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今會昌侯若此不識太后知之乎　上曰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見太后盛德但後不可爲例耳　丙皇以景帝薨欲令汪妃殉葬公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幽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況幼女可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遂遣居舊府

天順初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岳季方與呂文懿入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搆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弗究吉祥從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獄　上怒甚事且不測
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
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時大開言路故底盛
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
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
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
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
司典　詔獄者曰若等諂梁方合謀傾俊俊死
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起
視事　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
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張
敏請于　上凡馬坊傳奉皆如故敏持疏謁恩
跪於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
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言曰今日星變專
爲我輩壞國也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

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
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偏居權要又欲居我
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
家憤恨死章瑾以寶石進謀爲錦衣衛鎮撫命
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極選也
柰何以貨得之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
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
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
諷曰弟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
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
言甚切直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
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者過爲激
切或指內人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
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劉公珝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
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不揆狂躁上干　宸怒縛下詔獄劉公立爲　上解乃得薄謫

楊守陳嘗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既混一卽命儒臣修元史　太宗靖難後史官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忠於所事者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輯　景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是宜改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

謝鐸被　旨校通鑑綱目乃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　帝嘉納之

陳音保治疏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于學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仲虺稱成湯好

問則裕　陛下雖日御經筵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隙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座或傍立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爲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爲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忠忘身狥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養病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鬱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恥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爲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用而治效臻

矣三曰開賢路臣聞明目達聰從諫弗咈自古記之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擯黜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勑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則事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四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眞人者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賚濫溢臣願　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自今有請建造寺觀者悉置諸法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疏

議輯畧

鄭紀爲國子祭酒會　萬壽節修齋醮禮部預取監生供事紀以爲不可上疏諫　上在東宮行冠禮紀采自文王以來嘉言善行凡百條各繪圖作贊名曰聖功圖以進

王端毅巡撫蘇松以災異上疏曰臣奉　命巡撫節據撫屬申呈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　勑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參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約　傳

弘治中內府倉庫諸司官官每多索賄民不勝害謝文正乘間言于上　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

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甦　上悅卽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希周撰志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閣臣劉健等至煖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

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斤　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思治勵精如此　治世餘聞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竇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懼竊從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郤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

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動也　裒談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傳添湯飯內臣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內責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桌面不勝查算日殺牲無慮數百既非節財之道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之謂也

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各衙門應詔查出弊政雖俱准行然未有及內府事者大夏對曰凡干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

定而自主之異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員奉　勅往清其事既而二處減去浪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大夏同至幄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爲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幾行的說話不爲文具也二人退因與同列共嘆曰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每於　上前譽其才能一日　上諭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夏未敢對　上疑大夏聽之未眞復大聲曰工部尚書李某爾知之否仍未敢對　上喻其意

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未暇知其爲人
也大夏叩頭曰誠如 聖諭
劉忠宣公大夏造膝奉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
一日 上張綴衣于內宮之隙屏左右召公問
曰朕守 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
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
東事市舶一閽歲所斂與省天下官俸廩埒稍
縱又倍蓰皆出于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
在內勢孤如陳寬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
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
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
閽伏地竊聽未幾 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
州
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薄事內臣多作奸索
賂民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
本兵虛名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

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條科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謝公遷之請也

關西都御史員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禎及某官某人堪之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效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禎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所舉禎與某　陛下既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矣

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毆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端毅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爲法司者能

如釋之之執奏　陛下寬仁未有不賜俞允黎
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廼阿順
至此比聞鎮守内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
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按察司及
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
公不法等事須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
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　祖
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
權假以各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
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
詞訟不思　祖訓條章自有本等執掌糾劾提
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
竝聽提問是　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
革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
心哀談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諭曰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退與劉公俱歎曰　聖論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卽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治世餘聞

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傳尚書珪佯不知

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褒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上弗問田亦竟止

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莊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閒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　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　命上制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強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衆謂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　梁儲

石公琓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願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于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于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石

世廟時有上變言張延齡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頗有狀昭聖恐乃因上後宮有嗣息者屈節爲延齡請上益怒至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愛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　敬皇帝耶　上故爲重語欲以喝止孚敬意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　陛下居法官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　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　太后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矣

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令者　上震怒欲逮令抵法李時爭曰此風不可長也令付所司覈治而當民婦犯蹕罪　上許之

大學士楊一清條陳修省疏內一款言年來文武二途軒輊太甚二司與總兵抗禮縣郡與總備平交不才將官專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罷織驍至則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一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領他日邊事之壞實由于此文襄

敗歷中外已久其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壓武弁之弊某兵備襄陽有府佐不願與衛指揮仝班參謁上司者逸守爲之言某曰天道有陰有陽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　祖宗設府衛官俱進文班一階蓋循漢唐故事政恐承平後文臣恃勢東濕之耳今掌印指揮讓知府已非典制而佐貳又欲壓衆指揮則五府何以劄付六部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後布按也守語

塞遂參謁如初禮近年四川撫按劾總兵提問者某語執政曰都督官罪狀未明便可以提問乎則他時劾巡撫者亦當提問乎於是被　旨得聽勘頃福建總兵以按院論之即提問矣而知縣七品官即知府可以提問之乃其被劾顧聞文襄之論否也

禮部尚書方獻夫遇災陳言欲多取進士至五

六百名以補知縣之缺　上曰朕惟多取進士以爲所缺縣令之補此爲途亦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槩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者每爲所輕而亦豈不枉人材乎又如進士之保職守身者固有而恃縱肆爲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廉潔爲我愛民者一體擢用獎勸上言不善自爲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材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　王言其洞悉進士舉監之得失即獻夫聞之當自媿矣

張孚敬爲人剛狠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是何意義孚敬既去位御史楊宜上疏曰適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過刻略無愛惜之意甚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黜長者以齒貌近邁不容甚則浪據毀譽輒加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傭

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置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爲功時夏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縣入學以十五名爲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歲考校而言也乃奉行者虛歲不補唯以少爲貴而當事者負怨愈深謨在禮部嘗爲調停業已量增其數而後來矯枉過直又溢取無度務以多爲貴不知其即以少爲貴者之心也而販夫俗子皆澈列章縫士風日流于薄惡矣

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于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即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盡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爲

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參遊爲領勅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咸卑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逃于　聖鑒無多出類然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薾若此尚可責于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天語叮嚀令各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

張鐸金陵人嘉靖辛丑以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按遼銳意經略規度要害請於遼陽東邊建江沿臺險山孤山一堵墻散羊峪五堡開原建彭家堡李屯堡又積粟幾六萬餘斛貯遼陽預備倉爲將來兵荒之需後十年遼陽果遭大水疫癘繼作至人相食虜患頻仍賴此以濟恩

患預防之功人咸謳思之至今祀于廣寧名宦祠四鎮三關志

侃直

李時勉言事忤　旨繫獄學士楊榮薦復職洪熙改元復以言觸諱忌　仁廟大怒命武士以金瓜樸十數下脇斷曳出大學士楊士奇灌以燒酒得不死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內向不相著及用梃杻斷骨忽自接人皆異之

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不復有起復者矣

成化丁亥　上以元宵張燈命閣臣分題令侍
從諸臣賦詩時編脩章懋莊昺檢討黃仲昭上
培養　聖德疏言過直　上怒杖之闕下皆摘
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倫論執政起復
被謫直聲震　朝野而章等繼之號翰林四諫
成化中太監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
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疏直十罪以聞且云用
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　內臣焉得
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文毅正
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抄劄
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
缺人守者渠一日檛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
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
自換易此人不黜　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
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
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爲諱陳名

爲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眞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

王公雲鳳爲祠部郎時上疏請斬李廣廣恨之會　駕還自泰壇嗾校尉誣王駕後乘馬下詔獄羣璫議助廣爲　上言重其罰徐文靖公爭之曰余聞　天子駕後從千乘萬騎未聞罪乘馬者爾輩欲借此快忿外廷寧無抗辨者邪王

由是得從末減出知陝州

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劉吉獨不動尤

慮科道言之乃曲身阿結昏夜欵門斷免彈劾

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書舉

用廢滯吉特爲奏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

珍部屬員外郎林俊此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

吉爲此以媚衆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治

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及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羣臣修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

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

爲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

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

蜜口劒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伏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

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

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同鄉何

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鑾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

鄒吉士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

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舉舉千餘言不報未幾謫石城所吏目非所有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竟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忠愛之心溢于言表

士倦于政皆近侍誘引爲馳騁荒淫等事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　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懌人國家之福也不聽

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震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

故事非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出自特簡遂菴楊公其一也公歸田年七十餘嘉靖初特起公於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文靖出見辭色甚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爲閣老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云　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

命二孫陪茶楊大懋而出

翰林院編修楊名以星變陳言欲　上省察其喜怒失中者　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略云汪鋐心行反覆舉動乖張不當用掌吏部郭勛邪回險詐不當用典戎務陳道瀛金仁輩庸惡道流不當用司享祀此聖心之偏於喜也　皇上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冒　天威自取罪戾今懲創已久雖有以愛惜人才爲請者　皇上終未釋然此聖心之偏於怒也又如眞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遇蒙采聽常命于內府修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自古禱祠無驗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臣妄爲依托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恐爲市恩播威禽緣僨事之漸也此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伏望　聖明察臣愚直宥臣狂戇將汪鋐等早賜罷斥而遠郤禱

祠云云是時　上始向意齋醮在廷諸臣無言之者乃名首倡批鱗之論已觸　上忌逮汪上辨疏指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廷和與張孚敬議禮不合頃孚敬去位廷和之黨私爲報復遂攻及臣故　上益怒名處名編戍　上素優容翰職而名被禍獨深一斥不復爲可惜也

春坊賛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以　上不御朝各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及朝覲官朝賀禮部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達大體　上曰東宮目上視未愈且朕疾未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從寬俱黜爲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時　東宮尚在童髫即無疾亦非朝百官之日矧　上方不預豈欲聞此不祥語三人之名固不當倚此爲重而獨恠夫希聲附影之徒恒

以事之不足重者爲可重也其後時春順之相繼以兵事起而不效干用獨洪先名在疏首爲上所記憶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寔嚴氏寡默有所授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時儀曹郎與靳有連力爲之地禮書吳山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今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疑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僖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柰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執寢之而儀曹郎以故事持山山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爲孝子而其猶子爲之請予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爲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軒伯以輕父也且已

都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乎矧滅性非孝也後
主篆者昧禮而自行之乃今何以瀆靳夫人也
會當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
塞自是覘公隙不復與言又金壇曹編修以病
痿其一足行行會有册封差曹請之于山山
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事曹陰有挾遽曰三閣
下業許之矣山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
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即三閣下能
强子以篤疾人爲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
慙遂拂衣出會稽諸修撰乃自詣山請行而不
及次山曰得無陵乎諸以省母對山阻之曰既
以母故人莫大焉何不請捐半年俸以假歸爲
有名乎又無損于後日叙遷也諸曰諾遂辭不
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唯聽命第不
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

之其見憚如此

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上諭嚴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禮書吳山入閣以郭代之也山子闖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　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嚴公所一揖以示于之之意令恩自彼出也山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嵩遂寘沮之比　上

封景王之國安陸益激于郭希顏之疏以嘗人心耳　諭下禮部具儀嵩使人風山儀注雖具似當另疏留行山曰國本久未定今幸承　上指復當留行耶册封之日更請上御殿目送景王出大明門　上曰此成化間以兄封弟故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殿而山自是寢失　上意矣當是時山生一女而嵩子世蕃欲求爲媳因設酒享山而以大學士李本爲

之介酒未行山與本奕本以手掩局語山今月之酒爲何而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情告山曰某老矣何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慼然不安遂罷酒而山于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姻家無不得禍者人始服山之先見

張文肅治虛懷高朗臨事果斷秉直不撓時嚴相用事一時胎韋澳恣不敢與伉公庚戌主會試發策問廼以權臣重臣立題辭峻峭弗之諱是秋虜犯京師力疾抗疏乞決白河禦之不報遂快快而終國雅

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辨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

杜塞人口故諸凡論當者即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肇陳塏御史謝瑜董漢臣等于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當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是痗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　温旨慰留當當不自安請遣世蕃歸田里不許令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爲名言

余公繼登在位執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災時政闕失抗事力諫無少規隨戊戌歲終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自鳴紹興地出血二氣舛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調酷摧纖造開採抑鬱無聊易動難安幸　上思惟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旨惕然

纂修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爲學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命安總之　詔修律令安爲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中外

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修分吏戶禮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奉二書以進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今所定律令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八月己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垂大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　上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六年十月復命刑部與本院審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曰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

載諸篇首頒行之

元庇素再入翰林僅一日而　天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趣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彦禮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養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

高帝以宋濂爲翰林學士令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斂手而已逾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詹同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陞侍讀學士　上嘗論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皆明白簡易無深險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忠義感

激近世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
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
務者無事浮藻

劉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　上嘗命公編集
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萃爲一
書名曰存心錄錄漢唐後來災異之應於臣下
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
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已呈爲實錄凡
諸司領錄　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
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
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加置銅匱藏領錄簿
以備稽考俱從之

王備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
塘王洪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　勑修
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

以總裁屬之

高帝御製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哈麻敕

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

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

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

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

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

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

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

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元秘史參考以切其

字諧其聲音既成　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

漠皆能得其情　今言

永樂甲午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

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

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　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時文貞輔　獻陵南京監國故不預

成化初謝文肅被旨入校　先帝實錄見章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以告總裁官劉文安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謝曰天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盡上其事增入之劉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迄今以爲恨　本傳

丘瓊山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

節畧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通鑑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未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係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

吳希賢拜檢討預修 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牛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

顧清與修 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芳與彭華有隙誣其附以得進欲清以風聞書清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攸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清涉歷既久章疏雜沓時逆瑾方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清潛披精核盡載其實有嫌而欲節畧者不爲動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而　武宗朝大奸相繼亂政其事梦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董公玘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於國史甚大少師費公每舉以語人

毅皇帝實錄方修檢討陳寰言邇者采尚書故實上六館此不過從牒囊中探得之何關人主大計即翰林臣臚列具員耳今以爲宜復左右史記言動秘燕之間備列形管亡令他日盛爽國是又　文皇帝下金陵諸緣故主駙僚父老一二志焉　上幸人賜一傳瑕瑾不掩庶有以風示永永不報

嘉靖初董文玉同修　武宗實錄因言昔　武宗即位纂修　孝宗實錄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又肆其不逞之心以欺後世其於叙傳即意所比必曲爲掩護夙所

嫉輒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　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用其私人暗寫同在纂修者或不及見伏望將　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校勘出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　敬皇知人之哲不爲所誣而諸臣難明之節得以自雪傳之無窮可據以爲信矣不然後世安知此爲芳之私筆也哉疏上士論愜然其諸經筵陳奏議禮亦多類此

調護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

解縉之才有類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方漢庶人奪嫡洪國公丘福力成之　成祖惑

之遂欲易儲召惟幄重臣決之諸臣莫對縉獨曰好　皇孫由是　成祖釋然　仁廟之位固矣縉以三語而決此大事古未有也後丘福泄其語於漢庶人庶人銜縉次骨以至屢貶逮赴詔獄庾死雪中皆庶人之譖也自今觀之　列聖及　聖子神孫享萬世無窮之業縉不爲無助百餘年來褒贈之典不及而諸臣亦未有爲白之者誠缺事也

文皇晏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事洩盡軍中錫器鎔爲飣具覆以龍衣日進膳如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人未之知也　畜德錄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庶人所譖蓋　太宗初有易儲之意而庶人實覘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之令書其不法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

子守礼法而淡亦不敢曲意　上承回朝但言
皇太子敬天孝親諸實行以對　上意頗解
彭文憲在朝凡大臣爲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
辯析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以言語徼
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
衆人稱得宰相體　琬琰錄

天順末讒者謂　憲皇景帝嘗慶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臥便
殿召賢諭曰今庶事煩寧顧大者反搖柰何賢
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
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成化初賢遭喪奪情實
憲皇固眷云　後渠雜識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翱大司
馬馬昂皆爲　英廟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

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二公至　御前疇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既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中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羅玘謂具瞻攸在不必指其名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羞識者韙之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土奇名獨召土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土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

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

劉瑾威權日盛卿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

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止也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決去非之過矣

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勑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爲罪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

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媿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温公仁和舉止端重有大臣體沉深善謀數抗論國事大同之卒擁兵阻城公謂當以慰問代藩遣官因視卒罪狀可撫則撫之便又寧夏撫臣以慶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墻因興兵案誅從反者公言事未彰白未可即禁錮請勑戒諭王不悛而後治之以明遣官薄問王果得赦而夏人免于兵家圖像以祀曰活夏城者温公也

翟鑾頗以温厚回　上意　上嘗怒言官奏事不實鑾徐對曰彼豈恃許風聞故耶爲之解又

嘗從容語邊將鑾曰邊將驍勇者多所見無踰於周尚文小過嚴耳　上曰卿言之善嚴固當以寬劑也尚文果爲名將

有小璫以事于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訐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劾論璫璫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糺羣璫以問徐階階念疏即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　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　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即　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詗得其人而速奏

治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參之王廷疏繼上羣璫窘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

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既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毋論大小輒爭上久而不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氣爛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體誠有之謹錄　聖諭轉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柰何不擬薄譴階曰卽　上遽有譴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亦竟弗罪處何曰令省改卽處也及疏上　上諭詳吳沉揭樞薦召見　高

忠節

方孝孺洪武中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高

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
皇太子賜宴故欵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
坐　高皇使人覘之喜謂　皇太子此莊士也
當老其才以輔汝耳丙子徵入典應天試　太
祖大漸遺令先召孝孺建文即位馳驛召還爲
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侍經筵備顧問凡將
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
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
答比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即以授
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
既渡淮晝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爲乃作
絕命辭未幾不屈而死
陳迪洪武初爲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　高皇
覽而異之近臣以通經薦召爲編修陞侍講轉
山東參政晉雲南布政建文初改官制定六部
一品徵廸爲禮部尚書屬時更修制度詔羣臣

集議條奏沿革損益迪議居多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恐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即位召迪責問之迪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於迪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

黃觀字瀾伯洪武二十三年發解京府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對御策戒策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授修撰復黃姓歷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爲禮部侍中與孝孺等日見親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北師渡淮觀奉詔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

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

江上　文皇命收觀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

翁持釵釧佯使出市酒殺遂攜二女投通濟門

橋下死觀至東陽河知事不可爲會有朝使召

觀觀紿使者曰入賀新朝禮當預習乃朝服東

向再拜遂自投羅刹磯湍急處舟人急鉤之僅

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棄匏象觀帽之而剖于市

籍其家初翁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至賽工橋側

土人藁葬之萬曆癸卯青陽施益田立墓祠請

於京兆春秋祭祀不絕

胡子昭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檢討歷刑部左

侍郎　文皇即位被逮死之臨刑有詩曰兩間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洪武乙丑廷試第二授編

修建文初爲吏侍改御史大夫時見信用北師

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姦邪

懷異志賣國喪師及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
其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賣
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奸請先伏
誅不懌遂罷朝靖難兵至李景隆以前憾請誅
之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
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
族其家

景清試禮部爲第二人對大廷賜第二人授編
修建文初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纔
統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委蛇侍朝人疑
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　文皇夜夢緋衣
人挾刃圖不軌占者又奏文曲星犯　帝座甚
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衣緋命收之得匕
首于清懷中詰責之曰欲爲故主報仇直立謾
罵不屈而死

陳性善洪武間爲檢討晉禮部左侍郎　皇太

孫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
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
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尼
性善請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
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作法自戾
何以信天下建文帝爲之動容北師南下改性
善副都御史監軍戰靈壁敗績性善被執旋縱
遣之性善愧忿衣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洪武乙丑會試第一廷對
擢第二授修撰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
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
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對曰諸王僅有護
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
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
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
矣既即位命子澄兼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

齊湘代岷相繼煽動建文君朝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言乎子澄頓首應曰不敢忘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北師遂起首以誅太子澄爲名詔以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百萬以往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棄其師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其罪請誅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繼踵敗衂子澄拊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　文皇即位子澄逮至責問不服族誅姻黨戍邊者四百餘人同時被戮諸臣俱號齊黃奸黨榜諭天下

盧原質字希魯原質于孝孺爲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歷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召見不

屈死之

高遜志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問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爲太常少卿兼學士與董倫同爲會試考官靖難後遜去不知所之

林右洪武初嘗奉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靖難師起聞希直族誅爲位哭于家永樂戊子島夷訌海上台被其毒監司聞右才請爲閭里計右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猶爲溫語相慰勞冀加錄用也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籍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怒命曳出劓之竟死

戴德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建文中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齊黃等日夕謀畫

防禦　文皇即位逮至責問不屈死之

侍讀樓璉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

孝孺不屈戮死復改命璉及王景璉入見孝孺

受極刑惶怖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

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汝

輩耳逡巡一夕間自經死

王叔英　召爲修撰上資治八策援古證今鑒

鑒可行建文嘉納之與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

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

詔行至廣德聞建文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

曰太二心矣急擒太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

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

命詞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

王艮　建文元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

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

李貫　並授翰林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

難師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卽訣妻子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迨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開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吏艮舍哭聲動巳伏鴆死矣靖縉與李貫皆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貫與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糧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文皇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

原件短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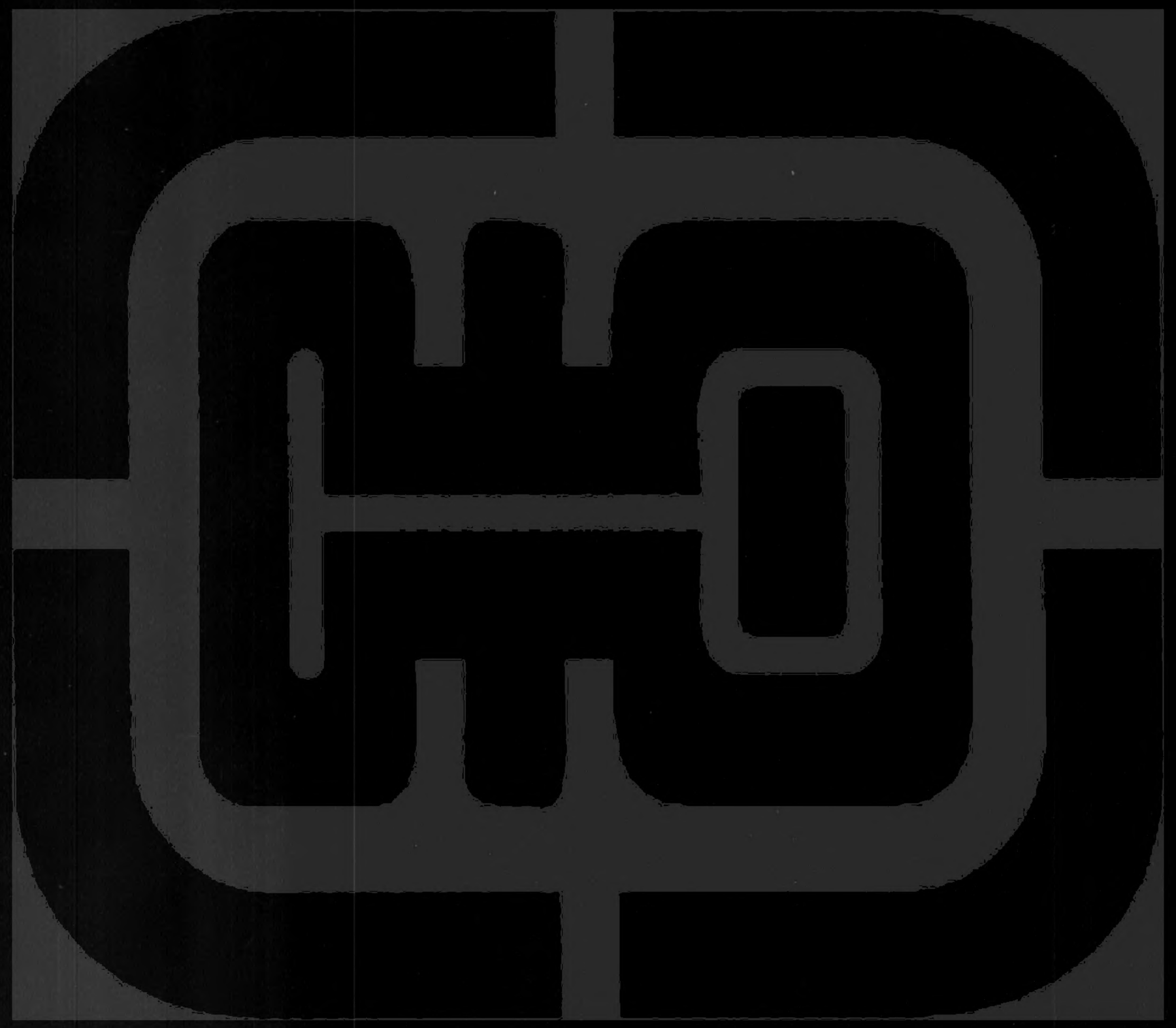
P66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棹小舟操酒榼泛湖而飲飲至醉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人莫測也居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或否而一人病革呼其隣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葬之正德中贈學士謚忠愍

始鍾公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公

同死耶時同年尚稱習聞之比長疑以問母告之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英國公張輔等兵部尚書鄺埜等吏部侍郎學士曹鼐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駕次雙寨王振蔚州人也邀　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振益驕恣強愎挾令進兵成

原件短缺 P67后缺